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東尼東尼 廿九.

伊遼士是個海港，在沙市之南，是巧克力原料的集散地，這一帶的可可產量，佔全世界第二位。這個小城美麗極了，坐北朝南，依山傍海。左側有座月牙形的小丘，雙臂伸向海面，環抱著一頃碧灣。由平直的沙灘漸漸向上，沿著蜿蜒的山道，可見到形形色色的小房子，點綴在高低起伏的叢林間。

這月牙形的山脈，綿延向內陸，隆起一座五十公尺高，青翠環繞的山峰。一些尖塔與灰白的磚牆，隱隱約約的從綠黃交雜的彩幃裡，洩露出一絲神聖的氣息。那是伊遼士的靈魂，建立於十八世紀的聖佛蘭西斯可修道院。在清晨或黃昏，除了傳來陣陣的鐘聲，還可以看到在寧靜中被驚醒的群鳥，像是撒在白雲上的墨汁。

山下，平躺在綠蔭中的，則是伊遼士的心臟，一個約有上千戶人家的小鎮。

我們到時大約是下午四點鐘，車向朝南。陽光正由右後方斜射來，洩下一地的影子，更顯得景物凹凸分明。繞過了幾個下坡道，迎目就是伊遼士的界標。過後，一片銀白的海灘，躍出眼前。路繼續向右轉，海岸倏然消逝。那月牙形的山弧，就像伸展台上的美女，輕盈地略一旋身，一脈翠綠的亮片，閃爍不停。

山下是幾十棟並排的古雅小平房，牆上淡淡的塗著五顏六色。遠遠看去，有點像一顆顆的寶石，鑲嵌在綠蔭裡。由各式的招牌可以看出，這裡就是小城的商業中心。街道很寬，但是行人稀少，路邊只零零落落停放著幾部車。

再向前去，便是道路的盡頭，山峰像一尊巨靈，由左向右展開，我們彷彿鑽進了她的裙下。迎面而來的，是一片廣場，青石鋪地，群花圍拱。兩個有尖頂鐘塔的天主教堂，矗入半山，有鶴立雞群之勢。幾尊石雕的聖徒像，正俯視著腳下五色繽紛、繁花競豔的平台，顯得莊嚴又和諧。

由於山勢的關係，陽光漸漸隱匿在山脊，祇漏下了些許餘輝。廣場四周的圓形青石磚路旁，放眼望去均是繁茂的鳳凰木。四周幾間疏落的住宅，簇擁在青青的草皮間，而落葉互逐的石板小徑，更有幾分的嫵媚。

靜靜的和風，靜靜的山林，一片寧靜，把我們緊緊地裹住。耳中被擁來的海濤聲充滿，車中的征塵，都已化為清涼的雪片。

威瑪突然劃破了沉靜，不禁問道：「貝珍！這麼可愛的地方，妳怎麼捨得離開呀！」

「不錯，地方是很可愛，可是可愛的地方，不見得有可愛的人。」

威瑪還要問下去，東尼突然把車子慢慢停在路邊。尼奧說：「開過去些，我想到那個廣場上坐坐。」

「就這幾步，走過去多好。再說，這麼寧靜的氣氛，別讓我們這部粗俗的車子破壞了！」沒想到東尼這麼細心，大家再也忍不住，紛紛打開車門，跳了出去。

首先鑽入我身體的，是一股清新的空氣，然後就是那沁人心脾的涼意。我抬頭向上看，山並不高，卻遮沒了雲天，灰濛濛的建築，掩映在林木深處。

我看到廣場的前緣，有幾個石凳，顧不得同行的伙伴，我獨自一人走了過去。腦中空空地，人呆呆地坐了下去，動也不想動。

過了不知多久，我突然發覺不很寂寞，身邊有幾個人影。定睛一看，除了東尼不知何往外，其他的人都來了。

誰都沒有說話，也沒有人移動分毫，好像大家都有默契，深怕把這份寧靜戳破了！

我們原來的計劃，是第五天才到這裡，讓貝珍回家去看看，當天即折返沙市。但途中所見的農地，連東尼都提不起興緻，所以提前三天便來到這裡。

貝珍雖然家在這裡，顯然這次在心情上有了巨大的變化，一股濃烈的愁思，使她比我們感到的衝擊更為強烈。尼奧是看得呆了，他與秀子緊緊地依偎著，彷彿回到了闊別多年的家鄉。威瑪可能是從來沒見過這種風光，也可能是受到大家的感染，在沉靜中，似乎還多了一分新奇。

遠處有一個人跑著、跳著，偶而隨風傳來一陣陣的呼聲。

「是東尼！怎麼，他瘋了！」尼奧叫著。

東尼看到了我們，狂奔而來。他大聲叫著：「我們走錯了！這裡不是伊遼士！」

「怎麼不是？我家就住在這裡！」貝珍不服氣。

「不！你騙人！不可能是！」他跑得上氣不接下氣。

「奇怪！我為什麼要騙你們？」

「這裡是天堂！是我夢中的樂園！」他跑到我們面前，倒在地上，一個勁地打滾。

貝珍聽了，高興得撲上去，緊抱著東尼，說：「你真的喜歡？」

「奇怪！我為什麼要騙你們？」東尼學著她的口氣，給了她一個熱烈的長吻。

威瑪有感而發，看著東尼與貝珍，喃喃低語：「能住在這裡有多好！」

我不能否認這座小城的美麗，但是，我的記憶早就被祖國的江山充滿了。幼時即隨家裡轉徙大江南北，見到的各種美景實在太多了，多到我無法將猿啼的三峽和沙飛的大漠分辨清楚。一聽到潺潺的流水，想的就是清澈見底的嘉陵江；一看到皚皚白雪，立刻就回到銀妝晶被的北海公園。

貝珍家在小山腳下，一棟矮小的磚房，相當的簡單樸素。房子不大，僅有兩房一廳，除了她父母外，尚有一位幼弟。我們原擬睡在車上，貝珍卻一再堅持，將她弟弟趕出來，和我們三位男士睡客廳，女士們則住進內間。

一身塵土與汗垢，隨著污水流去，這個澡洗來疲勞盡逝。享受了一頓清淡的晚餐，面對著黃昏時朦朧的美景，人在畫中，畫在靜裡。這一刻，已值回幾天路途的奔波，以及拘泥在車中的種種辛苦與煩惱。

貝珍提議我們到教堂前去遊園，這是住這種小城市的一種特殊享受。每天在太陽下山後，特意修飾打扮的年輕男女，便群集在廣場前的花園中，散步談天，相互嬉逐。

我遊歷過半個巴西，這類景緻看得太多。不論地區，這種風俗都是同樣的，是他們的娛樂方式，也是交誼良機。少女們個個打扮得花枝招展，三五成羣地，手攜手在花園中繞著圈子。男士們則或立或坐，莫不睜大眼睛，搜尋著心儀的目標。

這時兩性間的交談，全賴眼波，女孩子們彼此間漠不關心地談笑著，目光卻投向四周的男士。一圈圈地繞過去，彼此有意的，多已在交流下測出了電波。最後，一個倩笑，一點暗示，火花便點燃了戀情，雙雙遁離人群，展開了新的一頁。

由於小城市內彼此都很熟識，戀情的發展並不如此單純。如果第二天戀火熄滅了，雙方便再度投入這個交誼的涓涓細流。直到有一天，彼此真正捕捉了對方，才會從這裡消失。我曾看過一篇文章，介紹這種小鎮的傳統風情。由於交通發達，近年來觀光事業興盛，據統計，外地來的男女青年，在這種方式下成婚的比率，高於當地三倍以上。

這種現象很令長一輩的老人憂心，同一城市的人，經過長時期的交往，彼此認識較深。外來人雖然容易一見傾心，卻也缺乏認知的基礎，因而導致許多家庭的破裂與不幸。然而時代的脈動，卻不是任何人可以左右的，不論是好是壞，誰也阻擋不住。

威瑪從小在大都市中成長，還不知道有這種風俗。聽了我們解釋後，覺得新奇無比，秀子、尼奧雖也見識過，卻沒領教過個中滋味。東尼便在一旁打氣說：「這樣最好，貝珍帶著威瑪和秀子去參加遊行，我們三個裝作不認識的來追求。」

大家都覺得有趣，於是便分成兩批，我們先出發，相約一個小時後在廣場上見面。哪曉得東尼另有打算，他久聞伊遼士出美女，陪她們一道出去，不免有些礙手礙腳，正好利用這個空檔，自由自在地先溜躑一番。

尼奧口裡不說，心裡也想自由的遊覽。我更是舉雙手贊成，這兩天與威瑪在一起，我一再暗示不久就要離此他去。她卻不聞不問，裝聾作啞，令我為難不已。

東尼認為，距教堂較遠的地區，應該是比較高級的住宅區。再遠也不會超過那月牙形山峰的另一側，算算距離，一個多小時內，應該可以走個來回。我們便踏著紅灑灑的晚霞，循著參差的石級，爬上了那個山頭。

到了山頂，遠眺海面，殘霞已被昏暗的海水吞沒。天邊如同一塊淡紫色的玉石，幾縷薄雲，織成了帶狀的花紋。翠紫轉成了灰青，海色更深了，只有天邊那一線沒有逃盡的餘光，尚在撫慰著漸漸沉睡的大海。

天心的寶石鑽破了暗青的幕，露出閃爍的眼睛。先是零星的一顆一顆，不一時，彷彿天上的仙子抖了一抖拂塵，竟然灑了滿天的碎鑽。